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

記問說共九篇

沱西別業記

以下注記不見  
于筆

沱出於江。予嘗浮江下峽。所束勢漂疾淪滙。瀾湧漩  
湫。莫得旁展。既入荆地平。溢十數里。其勢始得自縱。  
乃有別出若沱者焉。沱至華容。則蜿蜒迴復。帶城抱  
郭。起伏皆自重岡曲壠相隱顯。又瑩澈可鏡。予望慕  
者久之。乃知其地多秀產。固有山川蔭之也。吾郡守  
孫公華容人。間以是語之。公曰。沱之西。吾別業在焉。  
始吾遊沱西。見其地膏場繡澮。可以稼穡。水有青赤

大復集卷之三

易菴三百七十

雜色之魚。可以罾網。中又夷爽可構。而湖山四塞。又  
可以眺而得也。遂購得之。他日獲解宦。將惟是以終。  
而予昔嘗得其槩。為我記一言。子業已奇。公曰。是予  
所云華容秀產也。既公之子世其者。來從予游。予益  
竒之。曰。是又所謂秀產也。而愈益信山川之能蔭也。  
孰知予向所見山川者。固公家物也。公在壯歲。官至  
郡大夫。而聲績懋著。向往本股。未可以言退也。然予  
見今之仕者。多以官為家。而歸則無所終。公乃預有  
是計。其明達邈有弗可逮也。別業至邑三里。地名三  
里店。東牆以城。睥睨互出林表。西峙白鼎。後為黃湖。



前有湖曰田家湖湖之外為禹山列如屏障雜見丹  
碧雲煙之所出入光景之所射映朝夕四時之所變  
化不可紀狀而公誠有成功引退之時日處其中治  
田灌園持書訓子孫暇則置酒召客相與投壺彈碁  
無不可樂者此固公所先畫於心而奚俟乎予言也  
既紀其勝復為沱水四章他日過沱西之堂幸歌以  
自侑詞曰沱之水清且連兮宜爾子孫秀且賢兮沱  
之澍有田隴腴我往子田其實碩甫沱之中其夷可  
宮我日以居裕其有終沱之外其山若會予日以絃  
用綏我年

沱水四章章四句

龍灣草堂記

龍灣在靈寶縣之南入函谷次古競國左洪溜澗而  
秦嶺右盤山沃野流水湧泉可田圃而宜稻竹許子  
之家食也樂其地葺堂焉棲之今年許子召為尚  
寶丞數月復乞歸曰予茲得告歸斯堂矣其遂以息  
營養年勉遁以成學乎余聞之曰許子蓄父而升器  
飾而資用然且翩翩然有高舉之思焉其志固君子  
所尚而非可以與世俗淺見寡聞者道也夫憤世之  
意淺則離俗之志不決復古之志少則繼往之作不

與昔者王教之一也。國有學，鄉有序而已矣。士不私  
肄其學，而不私宗其道。其後郡邑之下，有書院焉。  
山澤之間，有精舍焉。學殊而肄道同，而宗是王教之  
離也。夫學肄而明也，道行而達也。從乎上者，化流而  
易，從乎下者，化格而難。苟遇其難也，則君子亦自明  
其學，自達其道已矣。百世之下，無聖人焉，則作者之  
意亡。百世之下，無賢人焉，則述者之意亡。君子慮焉，  
是故日之含照也，不以蔀屋不輝；雨之降澤也，不以  
覆甕不注。夫道隱而經要廣大，而微志意脩則立。精  
思則通窮理，而極數則神。是故萬世不易者道也，窮  
不移其守，而困不遷其業者，君子之學也。夫龍門河  
洛之間，古聖賢之都，里聲教遺風存焉。許子構斯堂  
而棲也，豈徒自適以遂其高者也。

信陽脩城記

僉事閻君子明兵備之二年，城信陽成。集余與都給  
事張季升登而觀之。臺隍峻浚，樓堞齟齬，表帶山河，  
裹括萬家之室。相顧歎曰：「壯哉！麗乎斯地萬年之固  
也。先是僉事寧伯東氏來兵備，值大盜之後，為防焉。  
巡舊城視之，曰：『庫也，必崇而新之。』乃計費度工，措財  
於官府，取力於隙民，歲餘城南門迤西北至東門起。

北門樓大功未就去。又遇積雨，墻壞數百丈。閻君至，則完其壞者。城東門至南門，立三門樓。東縣鼓司晨，西縣鐘司昏。又置漏小南門。司晝夜凶時。甃城上，令旁下而走水。即積雨不壞。其後不亟而功有稽。其用經而力紓，故三年而城成人。曰：二兵備之於役也，於時事先後緩急，各得其序。理云：城高三丈，圍廣千三百五十六丈，有七尺。董其役者，知州彭偉，指揮袁鎧，張恕，孟漢，千戶傅欽，任武，百戶王義，梁山醫官周寶。於是知州林君大霖，指揮使鮑君國，來請文紀。諸石何景明曰：古者諸侯守在四隣，政貴人和，不以險塞為固。是故論治者有本末焉。然時平而備弛，併其未者亡之。昔大盜之入汝南也，吏有棄城者矣。然西平上蔡之長，固死守吏也。寇則踰垣躡門入，即二縣有堅城，令弗死。唐縣城稍完，則守此，豈可謂未弗治邪？是役也，甯君經始，閻君成之。二君功德斯地者，並久遠矣。閻君今且明其陳，簡其卒，作其禮教。夫城以蔽衆，簡卒以守，明陳以簡，作禮教以經之，所為兵備者，無弗至矣。此豈徒治末者哉？

確山縣脩城記

確山舊有土城，緣塹委垣而膚溝。正德七年，北寇之

南吏民睨城曰此曷足以捍而守之邪。迺相與奮其  
城走匿山上。寇迺入。燔燒官治。及民舍。城中半赭。八  
年。僉事竇君河至。始計度城役。擇邑內有力者八姓。  
限以工。俾知縣吳照。縣丞廊琛。典史吳金。悉力董之。  
以儻厥事。九年。僉事閻君欽。代竇君兵備。視城未就。  
曰。工弗可以已也。役弗可以亟也。弗已以終。休弗亟  
以蘇。備終休。蘇。備治之仁也。可不務乎。迺專以吳金  
董事。責其成。十二年。知縣宋良臣至。而吳金以他務  
出。復專責之良臣。良臣則均力嚴事。葺其壞。繚其未  
完。樹三城。門樓。及月城。角樓。鋪樓。內土城。咸備。十三  
年。十月。閻君登城。視喜曰。城不已就乎。於是吏民又  
相與睨城曰。嗟乎。使七年有此城。盜不得志也。以茲  
而往。可以捍我衆矣。非二兵備之功乎。非諸縣官之  
勤奉其令乎。夫有勞逸之。有始終之。上猷於心。下宣  
諾力。一邑之城。踰數歲。經營於二兵備。歷於諸縣官。  
然則千百年之事。可以苟焉為哉。城圍七百餘丈。高  
三丈。陶磚括其表。良臣曰。是不可無紀。迺使吳金來  
求予文。列諸石。

畧陽縣遷建廟學記

正德己卯春。余董學事。由徽州入峽。浮白水。江。下畧

陽視其城中卑江水西來衝之多激流迅湍敵圻崩岸而學宮正居其卑夏縣書報江溢大水城陷學宮悉沒副使寧波呂君克中時按治關南廼行縣躬詣其地視之則堂壇壑為沮洳殿廡盪於沙石矣遂集衆謀曰茲地卑甚不可復即復終能免患邪於是使同知何子奇率學官張繡諸生羅江劉儀等改卜相其利宜圖惟久遠獲地于縣治之北抗敞可官考兆曰吉僉謨畢諸君乃擇安漢中衛知事金坡治其工又發贖金三百餘附之坡程諸匠作鑿石伐材拓荒闢穢經始于庚辰夏五月又五越月而卒其役凡為

宮室殿五楹廡東西各八楹戟門三楹櫺星門三楹鄉賢名宦祠各一楹堂三楹齋東西各三楹儀門三楹學門三楹東西號舍各十一楹其餘牲所神厨廩庫咸備右高為廟左下為學崇早就列嚮背因形棟題約制輪奐飾觀聖靈既妥賢才斯萃惟君思創樂成猷厥終始乃令教諭李崇實狀列其事請紀諸石按志云畧陽地自漢歷唐宋為沔州隸興元府元始

徙州治於鐸水改畧陽為縣隸之至正十年縣令李舜臣建學於縣治北國朝改沔州為縣與畧陽俱

隸漢中府洪武四年縣丞葉禮徙縣治惠北正

統十三年大水學宮壞教諭譚志學修之成化四年  
又大水學宮又壞知縣李鑑脩之坡之開茲地也掘  
土得古碑視其記實李舜臣徙學故地也蓋自葉禮  
改徙之後迄今凡三遭大水而後徙徙地仍復其故  
云豈非得數哉夫禮義之俗成於富厚忠敬之道可  
施蠻貊畧陽為古羗氏之域至文王布岐周之治行  
江漢之化其風氣已開文命漸被矣矧由數代以及  
我 明治化醇厚之盛則風尚移易其有已乎然百  
餘年來人物聲名尚未底于顯融豈以僻處梁雍之  
間乎亦由屢兵荐沴役繁生鮮而士不得以隆其業  
也 呂君表 止命蒞關南拊循其民簡練其卒厚農  
薄斂芟寇清刑然後興廢舉墜脩學敦教英宦師勵  
人士以行其政教焉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余  
於關南庶其見之昔文翁興教相如為師蜀之有學  
蓋肇於此今茲之建是宅阜隆以降端悍構造維新  
地復其舊天相人協理臻勢會肆寧厥居寔惟永觀  
俾俎豆之事表于西南絃誦之音流于漢沔文翁閭  
粵美矣後世必有考畧陽之學究其文物所從來者  
則呂君功德何可以弗著哉何可以弗著哉

大復集卷二十二

七 正文音平五

有問於何子者曰今之師何如古之師也何子曰古  
也有師今也無師曰然則今之所謂師者何稱也曰  
今之所謂師也非古之所謂師也其名存其實亡故  
曰無師曰古之師可得聞與曰古者教之之法曰性  
曰倫性則仁義禮智信是也倫則君臣父子兄弟長  
幼朋友是也於是而學焉以由之曰道學焉以得之  
曰德用之而足以舉于天下曰業是故古之師將以  
盡性也明倫也則其道德而蓄其業也是謂古之師  
也曰何謂今之師曰今之師舉業之師也執經授書  
分章截句屬題比類纂摘畧簡剽竊程式傳之口耳

安察心臆叛聖棄古以會有司是故今之師速化苟  
就之術干榮要利之媒也曰師止是二者乎曰否不  
止是也漢有經師作訓詁以傳一家之業者也君子  
有尚之唐宋以來有詩文師辨體裁繩格律審音響  
啓辭發藻較論工鄙咀嚼齒牙媚悅耳目者也然而  
壯夫猶羞稱之故道德師為上次有經師次有詩文  
師次有舉業師師而至于舉業其卑而可羞者未有  
過焉者也曰然則廢舉業已乎曰何可廢也今之取  
士之制也士進用之階也曰是既不可廢子何謂其  
卑而可羞也曰吾所謂卑而可羞者非其制使然也

師舉業者之敝也。古之師之教者，立廉耻之節，守禮義之閑，不重富貴，不羞貧賤，不詘身于威武，不失志于患難，故上樂得人而用之，夫今獨不欲得是人用哉。顧以身求之，勢為難也，故以言觀之，以言觀之，故有科舉之制，豈逆其師之教，弟子之學，乃以為利之門也。嘗見今之為其子弟求師及其子弟之願學者，口訪耳採，有告之曰：某高官也，其前高第也，其舉業則精也，其師之於是，雖千里從之也。又告之曰：某未有高官也，未有高第也，其道德則可師也，於是雖比舍弗從之矣。夫巫醫樂工與凡百工相師法以習其技藝，所以求食也，安有士相師以求食而可為也。此吾所謂卑而可羞者也。曰：若是則何如而可也。曰：今之舉業，所習者，固古聖人之言也，因其言，求其道，修之內，而不願乎其外，達則行之，困則存之，興斯教也，安知今之師，非古之師哉。問者於是避席曰：今日乃承益我以師之說。

說琴

何子有琴，三年不張，從其游者戴仲鶡，取而繩以絃，進而求操焉。何子御之三叩其絃，絃不服，指聲不成。文徐察其音，莫知病端。仲鶡曰：是病于材也。予觀其

然黑。衰然腐也。其質不任絃。故鼓之弗揚。何子曰。噫。非材之罪也。吾將尤夫攻之者也。凡攻琴者。首選材。審制器。其器有四。絃軫徽越。絃以被音。軫以機絃。徽以比度。越以亮節。被音則清濁見。機絃則高下張。比度則細大弗踰。亮節則聲應不伏。故絃取其韌密也。軫取其栝圓也。徽取其數次也。越取其中疏也。今是琴絃之韌踈。軫之栝滯。徽之數失鈞。越之中淺。以監踈。故清濁弗能具。滯故高下弗能通。失鈞故細大相踰。淺以監。故聲應沉伏。是以宮商不識職。而律呂叛度。雖使伶倫鈞絃而柱指。伯牙按節而臨操。亦未

大復集卷三十三

十

琴瑟四首

知其所諧也。夫是琴之材。桐之為也。始桐之生。邃谷。據盤石。風雨之所化。雲煙之所蒸。蟠紆輪囷。璀璨第鬱。文炳虎鳳。質參金玉。不為不良也。使攻者制之中。其制修之畜其用。斲以成之。飾以出之上。而君得之。可以薦清廟。設大廷。合神納賓。贊實出伏。暢民潔物。下而士人得之。可以宣氣養德。道情和志。何至黜然衰然。為腐材置物邪。吾觀天下之罪材者。寡矣。如常以求固執。縛柱以求張弛。自混而欲別物。自福而欲求多。直木輪。屈木輻。巨木節。細木櫬。幾何不為材之病也。是故君子慎焉。操之以動。動之以時。明之以

厚藏之以虛勁則能弗撓也。時則能應變也。序則能辨方也。虛則能受益也。勁者信也。時者知也。序者義也。虛者謙也。信以居之。知以行之。義以制之。謙以保之。樸其中。文其外。見則用世。不見則用身。故曰。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材何罪焉。仲鶡憮然離席曰。信取於絃乎。知取于軫乎。義取于徽乎。謙取于越乎。一物而眾理備焉。予不敏。願改絃更張。敬服斯說。

樊少南字說

樊生鵬從何子受業。能何子之道。問曰。投業進曰。鵬

聞古者冠則命于父兄。先生字之。以示成人。鵬未有

大復集卷二十三

十一 藝卷三百九十

能成。然已冠矣。請先生有以字我也。何子曰。鵬莊生所稱南圖者也。汝當字曰少南。鵬又進曰。字既得。命

矣。恐弗稱也。願有言以勵我。何子乃使之坐而告曰。

爾聞夫鵬。鯤為之也。鵬之大數千里。鯤亦數千里。非

鯤則不能鵬也。鵬之南圖也。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風

蓬蓬在下。足以任其力。鼓其後而南。非九萬里則無

以南也。故所托者小。則弗能大。所積者弗能厚。則弗

能遠。蟻螻之子。翔于蚊睫。離婁視之。眇然無有也。何

也。所托者小也。螭決起而飛。數尺。翥翥屬于墻。以投

于地。雉泄泄飛不踰十畝。所積者弗能厚也。今夫學

于地。雉泄泄飛不踰十畝。所積者弗能厚也。今夫學

者扁扁卑卑狹于守規空空懜懜日無所益而月有所亡者皆所托不足以致大所積不足以致遠者也於是而自念曰吾學大者遠者也何以不能大且遠也猶蟻蠓蜚雉學鵬曰吾何以不能鵬也是故豫章濩落小尚可以柱梁以樛棘為之雖有巧工不能加焉自致其材也殮糝梁而適莽蒼返而腹猶果然飽也粥脫粟者未及郭桴然餒矣自致其力也是故鵬之能大者所托者然也鵬之能遠者所積者然也今爾亦審其托厚其積焉已矣其大且遠者弗難也詩云有扁斯石履之卑兮言所托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言所積也於是鵬豫然作曰敢敬服先生之說

袁惟器字說

大復集卷二十三

十一 卷三十九十三

予申衛世家凡數十第然自昔稱袁氏曰袁氏世有文武士子弟匪徒襲紈綺者也至子同年舉人惟學兄弟于前又盛也惟學之季弟曰錡少而有成志循循飾禮讓能善士大夫其為士大夫者皆弗厭以與也於是交游者謂弗可名也當字之而朝信劉君以命予予重朝信命又聞其雅喜與也又惟學弟也則不得辭乃字曰器說曰錡釜類召南曰惟錡及釜左氏傳曰筐宮錡釜之器是也夫天下之事小大華朴

不能齊也。然亦弗必齊也。齊于適用已矣。支離壅腫，弗足以器之。而斲鏤丹黃，反喪其樸，皆弗適用爾矣。夫錡為器，至質也。其為用至近也。然羞蘋藻實俎，豆奉賓客，享鬼神，曷可不謂至美且遠也。予觀夫今之世家者，子弟也，疾而不足以器之，靡而喪其樸者，衆也。而君乃脩揖拜之節，事孝敬之實，則其誦于祖考而漸于伯仲者，有然也。君惟益崇其節，充其實，無破其質，無易其近，斯無虛于大夫士之所與，而所以自致其器者，尚有美且遠者也。君其試以予言于其兄，惟學其友，朝信質焉。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十四

序十三篇

漢魏詩集序

夫周末文盛，王蹟息而詩亡。孔子孟軻氏，蓋嘗慨嘆之。漢興不尚文，而詩有古風，豈非風氣規模猶有朴畧宏遠者哉。繼漢作者於魏，為盛。然其風斯衰矣。晉遠六朝，作者益盛，而風益衰。其志流其政傾，其俗放靡靡乎不可止也。唐詩工詞，宋詩談理，雖代有作者，而漢魏之風蔑如也。國初詩人尚承元習，累朝

之所開，漸格而上，至弘治正德之間，盛矣。學者一二

大復集卷三十四

一戴谷三百五十一

或談漢魏，然非心知其意，不能無疑異其間。故信而好者，少有及之。侍御劉君博學于詩，而好古不厭，乃輯漢魏之作，訪羅遺失，彙為此編。夫文之興于盛世也，上倡之，其興于衰世也，下倡之。倡于上，則尚一而道行；倡于下，合者宗，疑者沮，而卒莫之齊也。故志之所向，勢之所至，時之所趨，變化響應，其機神哉。於戲，侍御此編，不獨誦說者德其功，而其意遠矣。

王右丞詩集序

予奉疾還，值長夏，索處人勸以精力未充，且省讀書。日又無所事，野居又無人與語，偶取王右丞集讀之。

讀且倦則卧卧起則又讀凡數日竟其編顧集中長短混列欲考體制以求作者之意實煩簡閱乃畧加編定稍用己意去取之釐五七言古詩各為一卷五言律最盛為一卷七言律為一卷五七言并六言絕句共為一卷皆首標體制俾篇詩各有統叙總五卷錄為一本自備考覽不敢以示諸人竊謂右丞他詩甚長獨古作不逮蓋自漢魏後而風雅渾厚之氣罕有存者右丞以清婉峭拔之才一起而綽然名世宜乎就速而未之深造也今於古作取其稍去冗泛者不敢加多焉舊本有賦一首今亦刪去其裴迪諸人之作附見者亦惟論其詩而取之不盡去

大復集卷三十四

二續詩言八

海叟集序

景明仕宦時嘗與學士大夫論詩謂三代前不可一日無詩故其治美而不可尚三代以後言治者弗及詩無異其靡有治也然詩不傳其原有二稱學為理者比之曲藝小道而不屑為遂亡其辭其為之者率牽于時好而莫知上達遂亡其意辭意併亡而斯道廢矣故學之者苟非好古而篤信弗有成也譬之琴者古操人所不樂聞又難學新聲繁豔易學人又喜之非果有自信孰不就所易學以媚人所喜者也若

是將使古道復至於無間焉而已矣。景明學詩自為舉子，歷宦于今十年，日覺前所學者非是。蓋詩雖盛稱於唐，其好古者自陳子昂後，莫若李杜二家。然二家歌行近體，誠有可法，而古作尚有離去者，猶未盡可法之也。故景明學歌行近體，有取于二家，旁及唐初盛唐諸人，而古作必從漢魏求之。雖迄今一未有所得，而執以自信，弗敢有奪。今年罷官歸，自以有餘力，得肆觀古人之言，又欲取我朝諸名家集讀之，然弗多得，其得而讀之者，又皆不稱鄙意。獨海叟詩為長，叟歌行近體法杜甫，古作不盡是要其取法，亦必自漢魏以來者，其所造就，蓋具體而未大耳。意其所識亦希矣。吾郡守孫公懋仁，篤于好古，其子繼芳者，從予論學，大有向往。嘗索古書無刻本者，以傳予，謂古書自六經下，先秦兩漢之文，其刻而傳者，亦足讀之矣。海叟為國初詩人之冠，人悉無有知之，可見好古者之難，而不可以弗傳也。乃以授之，而并繫以鄙言，觀者亦將以是求叟之意矣。叟姓袁氏，名凱，其集陸吉士深所編定者，李戶部夢陽有序，其履歷可考而知也。茲不復述。

燕泉先生由太僕卿陟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朝士寵  
其行即以其履歷大者為四圖以贈表之頌歌四圖  
一職方奉使二藩省旬宣三太僕考牧四都憲巡撫  
先生之陟也景明來關西矣不得與于頌歌之列先  
生乃走使萬里俾景明文之乃嘆曰覽斯圖也知先  
生之學以政乎夫物弗聚則不發貨弗積則不殖故  
土培也而樹蕃百寶之室衆賈須焉是故君子博學  
而可以有事於四方矣嘗慕諸近世名臣而求其人  
也率以其質從政焉事功豈少哉然器有局而才有  
限故施未光而所就者罕無憾也先生蚤歲神韻超  
悟天資卓絕然於道無所不學於文無所不攷手自  
注書凡數十家則其從政也固衆而發積而殖不局  
于器不限于才者豈徒以質而已者哉夫聖人之學  
一而已矣一故無不備無不備故感無不通而應無  
不當賢人之學詳說而反約殊途而同歸要其至則  
一也是故語經事而知道遇變事而知權安可以宰  
衡而危可以制馭無往而不得焉然則先生之四政  
也其施諸天下者之肇乎

大復集卷三十四

四 黃里三百十三

林泉圖序

商城王君與予父友相別於汴水上別且二十年矣

今歲夏自其鄉來訪道故舊間携新繪林泉圖語予  
父曰人謂大隱弗居城市真隱弗識姓名若皆自逸  
于林泉而世弗得見且弗聞也吾迹弗能謝城市而  
亦弗能逃姓名於里閭奚望于若顧于若竊慕愛之  
而所謂林泉者常往來予懷也故吾凡值林泉雖莫  
吾有吾得而愛之又從而適之已有擴吾所未見者  
而愛之而適之由是雖天下之大凡有林泉者吾無  
不可愛而適之者奚必吾有也又以遊覽有時弗可  
常者弗可常固有弗可得而愛且適者也遂爲是圖  
凡林泉之變不窮吾圖咸有之一披玩而向之所謂

大復集卷三十四

五

黃里四百八

可愛而適者咸在吾目則凡林泉之在天下者固吾  
圖中物也吾方請諸大夫之詩各綴于圖上敢欲得  
公之子中書君之文焉父諾乃召景明語曰王君與  
予游予嘗重其人蓋尚賢樂士者也能赴人之急者  
也好義而忘利者也夫人之品超遠庸下固焉而不  
可強者也氣拘于所處志執于所見其孰能移之王  
君者述在城市而有林泉之想在里閭而有隱逸  
之慕其言又若非世累所得係絆者則人品不同有  
不可量也吾聞之好賢樂士者昌急人之難者獲報  
好義忘利者寡患君其有後矣是圖之序爾必毋辭

所請俾觀者亦足以考志意而得其人焉。景明既受命，退曰：斯皆至論，又何所序？乃併記其言。君名賢字崇德。

### 漢紀序

昔左氏依經作傳，而編年紀事之例以立。及馬遷著史記，敘帝王之事，則有本紀；錄賢臣之行，則有列傳。明制度，則有書；系年世，則有表。自是以來，歷代史家悉宗其體，然不能微約其辭，或寡要實而義無指歸。其極至于流綴溢簡，踳雜而不可以觀。余于是蓋慨然有思於命世作者之意焉。往在京師，嘗觀荀氏漢

大復集卷三十四

六 吳科三百五十四

紀。其書則準諸左氏之例，而取于史記之一體者也。至其君臣附載，事物咸彰，天人并包，災祥異舉，治忽參稽，成敗并陳，得失相明，美惡互見，即一時一人一事之迹，雖前後散著，而本末必備，屬類比方，名義罔紊，闡幽攝顯，論讚悉精，可謂括倫鑒之要，深墳索之情者矣。豈不以上班良史之才乎？夫學者謂經以載道，史以載事，故凡討論藝文，橫分事理，而莫知反說，訖無條貫，安能弗畔也哉？易列象器，書陳政治，詩采風謠，禮述儀物，春秋紀列國時事，皆未有舍事而論于無形者也。夫形理者事也，宰事者理也，故事順

則理得事逆則理失。天下皆事也。而理微焉。是以經史者皆紀事之書也。但聖哲之言為經爾。故記事者苟非察于性命之奧。以盡事物之情者。亦難與論于作者之門矣。是書余得之侍讀徐子容氏。徐子謂吳下世家錄此書珍藏之。而恡于傳。以故世無刻本云。余至關中。涇野子呂仲木氏移書求之。乃遂請呂子校正。而付高陵令翟清氏刻布焉。

學約古文序

何景明曰。余初入關中。作學約示諸生。已成材者。經書子史。自宜周貫。不為程限。其未成材者。令學官量資作程。以相授習。茲越二歲矣。予日企望夫諸生之

大復集卷二十四

七  
吳縣三頁七

有得也。然而進退罕知其序。造詣或違其方。若爾優游終歸汗漫。非子之咎哉。今復列為程。始自十六年春。按季考。省經書。每歲一週。性理史鑑而下。則接年續去。期三歲而卒其業。正誦之餘。復讀名家文字數篇。要其取。雖非全編。而實覽大義。於是究心。則古人作述之意。源流可窺。而斯文經緯之情。變化俱見矣。理無形而藏密。言有文而行遠。由聖賢之訓。以至諸家之撰。皆言也。殊途異門。積案充棟。有不可窮攬者。然言宣乎理。理存諸心。體用顯微。同源無間。故反求

而為已。則一而有獲。外馳而為人。則多而益蔽。此公私之辨。義利之分。君子小人之向也。夫子既程其書矣。諸生其自茲口誦其言。心會其理。身體其事。擇善而用中。知至以求止。庶弗畔於孔門博文約禮之教。而亦微於孟氏詳說反約之傳矣。苟以資乎口耳。而棄乎身心。繁其枝葉。而剝其根本。夫豈莫達。終亦必亡已爾。此豈諸生之咎哉。正德辛巳正月既望識。

### 武功縣志序

武功康子作志七篇。以紀載武功之故。緒理要會。蓋粲然明備矣。至其覈事顯義。用昭勸鑒。有可述焉。夫

大復集卷三十四

八

武功縣志

先王之政。紀其山川。辨其疆域。程其土宜。稽其俗尚。肆其采物。以謹封守。而察時變。故書敘九丘。詩陳列國。揀風者。具其美惡。董事者。正其得失。務在因道。財化。追俗為制。以施于久遠已爾。夫天下之勢。其所由來。亡不有漸。苟非蚤見而力救之。則其勢莫可回。而患成。循約而治。厚生而安。其始未嘗弗一致。迨于風尚澆淺。而德實靡貞。其治不可長也。戶口繁增。而生利感薄。其安不可久也。可以弗慎其漸哉。余覽康子之書。其地畝則由狹而廣。戶口則由寡而衆。賦役則由省而興。財費則由約而靡。其業產則由富而貧。地

利則由饒而減。民性則由強而弱。風俗則由厚而瀉。莫治則由良而奸。人才則由實而虛。文教則由振而委。亡弗降本流末。睽正趨弊者矣。嗟乎。豈獨一邑然哉。由此可以例諸四方矣。

正蒙會稿序

易大傳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夫天下事物之變。至於不可窮詰。固有聖人之所不及知者。而其本則未有不一而同焉者也。苟惟極其辯智。以究其所不及知。而條貫統宗。莫之宰屬。則於道也。將日支離。而學焉者。將日以決裂。此後世

大復集卷三十四

九

三十七

異端之所由以興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予讀張子正蒙。知其詳說之功。至於西銘。乃識其反約之旨。正蒙書多難解。學者讀之。或不卒業而廢。比見近山劉先生會稿。明正通達。不為回說隱語。而理無不得者。稽之先生履歷治行。則平日窮理之學。不有徵哉。此書予欲關中諸生。人置一本。肄之而西安府。歷城祝同知。壽館陶武同知。雷臨清張推官。鶚共圖刻本行焉。斯文由此著矣。先生之書。雖無俟贊說。而三府寮所務尚如此。蓋不可以弗列。故為

叙諸篇首

函谷子太極圖論引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俯仰近遠。參驗而稽合其言。廣大弗貳。故曰易與天地準。函谷子發明太極之義。撰圖著論。其思精其辨。智其指一。蓋玩易有得而作者也。罔有繆悠。背經之說。其所究深矣。或曰太極圖說。儒先之論定矣。學者尊尚之。函谷子乃置異同其間。何也。余曰。聖人之道。貴相發。不貴襲。貴相明。不貴同。苟徒襲其說。同其旨。而靡有所發明。其道終莫達也。苟發明矣。雖異同其間。無害其為尊尚也。

思親詩引

大復集卷三十四

甥朝良為卷曰。思親。進曰。甥也不幸而二尊人亡也。亡而無以見甥之有立也。是以銜哀而抱思。有終天之恨焉。舅何子曰。子何以思也。親終而子弗違。養者人之常也。子盍圖所以思乎。夫修身以成行。建事以成名。行成則不忝名。成則不隱。不忝謂之體親。不隱謂之揚親。則其思遂矣。子盍圖之。此乎。朝良曰。命之矣。敢不承。於是士大夫皆歎詩以道之。

古樂府敘例

何景明曰。予讀左氏古樂府。自唐虞三代以來逸詩。至六朝之言備矣。然其錄不能無雜。要之不一。蓋舉

予乃擇其辭古訓雅者凡九十三首爾夫三百篇之外可以誦說者盡在是已不其難乎不其難乎左氏以音調類詞夫聲音之道予莫之有考也已恐悖繆失實書曰歌永言聲依永今姑倫其辭其辭倫而音聲亦各自見矣詩釐上中下三卷三卷各釐上下取其倫類以相參附言辭高下時代變易作述源流咸自著矣

詩有不以時代序者明作者在人不在時代

詩三百皆絃歌後世樂府或立篇題詞多託諷義無比興其隨事直陳悉曰古詩格變異矣予故取其有篇題者入古樂府若古詩十九首及他選詩別為編列

大復集卷二十四

十一

三百三十一

或曰明良五子之歌何以不入樂府曰夫既已著之經世之訓矣

鄉射禮直節序例

本校選材自造

古者飲畢而射射之司馬燕之司正也此禮久不行而其文具儀禮然儀禮古文難讀雖昌黎韓子且苦之今即與諸生言或弗解故復刻此使就此習之而後求之儀禮則其文辭緒理可尋也

夫器一弗備則無以節事惟樂放失久矣其器之

韻  
類有禮經遺

有能備也。今但以笙比人聲，而以鼓磬節之，序器夫事以明賢，故遴而後蒞，故賓主必孚，司馬以下必能其事，雖役必當其才，德焉序事。

夫射之節於樂也，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芣，采蘋采芣，示敬也。敬則可以修諸其身，而施於天下矣。樂譜

右射儀。予視學漢中，至金州，集漢陰平，利紫陽，四學師生將行射焉，問其禮，不知也。乃使學官草具其儀，予稍稍為說，其文辭義意略去，恢復輯其節理，實近可行者為之。先屬范推官紳肆於東城之圃，而予與

呂憲使克中往觀焉。憲使曰：予在漢中，蓋脩其器矣，未究其禮也。謂紳曰：其悉布茲，何景明曰：語曰：禮失而求之野。古禮亡不可見者，何可勝道哉！然鄉射之禮，學校尚或習之。予由鄆郡抵鳳漢，攷之於學，既已無聞，而有司並其器亡之。徃徃督使旋脩舉行之，斑白之老，有相與環堵駭視者矣。嗟夫！古人揖坐旋辟之容，與夫修於其鄉，而一日不可缺者，至使人以為曠世間見之事，風俗於古，豈不邈哉！射儀

夫爵齒德三者通乎天下者也。鄉飲尚齒也。飲畢而射，察其德也。夫然後可以爵之於朝。是故古者以射

擇士

三射之節。其於命辭見乎。始射而命曰。毋射。獲。毋獵。獲。知始射而獲也。再射而命曰。不貫。不釋。知再射而釋也。三射而命曰。不鼓。不釋。知三射而鼓也。始射獲而不釋。試也。懼弗審也。再射而釋。則審矣。三射而鼓。而禮樂備矣。

始射不及賓者。不敢役賓也。不飲者。不釋。則不飲也。耦射先賓。不敢齒賓于耦也。衆賓不先賓。在賓位。則不敢踰大賓也。故非主。則不敢與賓耦。

勝者張弓。不勝者弛弓。勝者立。不勝者飲。夫何言哉。賢不肖喻矣。

大復集卷三十四

十三

三百二十八

夫物惟時。事惟宜。先後不踰。詳畧有漸。其惟射乎。是故高而無用。美而無當。欲速而求成。聖人弗為也。弓矢。敵器也。聖人以揖讓用之。天下復有可爭者乎。夫射也者。禁肆制躁。履序蹈和一衆心。貫萬事者也。以此於天下也。故治理而生遂。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是故君子之於射也。弗爭。則其求諸已也。弗

力。夫君子仁人之用心也。亦觀諸射之道焉。已矣。子曰。

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兼諸其身而已矣。射義

大復集卷三十四

十四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十五

序十二篇

送郡守孫公考績詩序

予得告還處野中別業不能應州閭交際趙元澤氏者予所好者也來造予且將諸鄉大夫之命曰吾守孫公將奏功天子天子且將有顯陟也吾州不復得近公駕矣衆咸榮其行而不忍其去我也見之歌詩焉子幸居家不得無辭以為頌首予以寡於文且病固辭元澤曰諸大夫之命也敢固請於子子辭不得命乃言曰夫考績之法次其殿最而為之黜陟者

大復集卷三十五

卷三十五

極似昌黎

也天子執之以待天下之吏者也今之例獲考者即為良而多陟之而凡吏茲土者亦率以獲考為良而榮之然以是而知其政信其為良者吾獨於守令焉而他有職者弗可也蓋守令職叢於他官而獲考為難守位雖尊于令而親民與令同令之事又攝焉則守尤所難也守之上有府有司有監察其下則縣也府曰某州有缺事也未可考也守受令惟謹府可矣司曰某州有缺事也未可考也守受令惟謹司可矣請之監察監察曰某州有缺事也未可考也守受令惟謹州既靡有缺事守曰吾庶可以考矣又察之縣曰某縣之

事缺未可考也。縣無缺事而後可考。於是觀之吾守之獲考也。可不謂之難乎。其政之善而為良也。可弗信乎。今諸大夫出告人曰。吾守政則善。是為良守也。人曰。子私子之守也。未敢信。今諸大夫告人曰。吾守之欲考績也。府考之曰。罔有缺事。司可之曰。罔有缺事。司請於監察。監察曰。是未有缺事。可之又察之。縣曰。縣之未有缺事。守之能事事也。則人必曰。是豈非政之善而能之也。豈非良守而能之也。余曷敢不信子之守也。夫如是。則吾守之賢。不待詩歌而知之也。而復以去我為不忍者。又非也。吾守去茲而有顯陟。則其位又有大於守者矣。守一州也。其惠狹。陟而大於守焉。又豈一州之惠而已也。雖然。詩歌之作。無加於吾守。而吾士民之懷也。不可缺也。敢以茲言首之。詩。凡若干篇。

贈清溪子序

大復集卷三十五

二

五

詩

清溪子嘗遊吾郡。題詩山寺中去。時予幼也。既長。子遊寺中。尚見其詩。今年予得告。屏處郭西之別業。所罕有接識。吾鄉有趙元澤者。長者也。故常與語也。他日借客來。予謂客誰也。元澤曰。是清溪子也。子業已識之。蓋二十年而再至也。清溪子亦長者。又能為歌詩。善鼓琴。性好遠遊。凡遊江漢洞庭百粵之間者。將

三十歲也。予亦好遊。嘗遊燕趙。遊秦楚。滇蜀。然悉以  
宦故遊也。弗肆吾志。與子語遊。尚勃勃也。吾郡先達  
高鐵溪者。嘗仕司馬部。遷楚徼。又仕江南。仕蜀川。亦  
好遊者也。時謝宦隱於鄉。無與語遊者。乃數與清溪  
子語。懽甚也。於是予與鐵溪更相延致。月餘日。與歌  
吟弄琴。至夜分。有不怠也。夫人之晤合離散。有謂偶  
然者。清溪子始遊吾郡。子固稚子。而鐵溪方宦遊也。  
二十年而再至。再至而相與甚得。豈偶者也。清溪子  
歸歸而歲一至焉。則與吾二人語遊。尚有期也。時與  
清溪子善者。皆作詩為別。元澤洎馬君卿者。尤數往  
來者也。詩併附卷。卷首題畫。皆鐵溪作者也。清溪子  
名昂。字子高。出東陽沈氏。鐵溪名鑑。字克明。元澤名  
惠。君卿名錄。白坡何景明志。

贈蕭文彧號古峯序

蕭文彧先生。與余父兄游者數十載。與余游者六七  
年。博雅志慤。凡世之詰媿侮衆方閎然。文彧獨漠然  
不知也。余益愛焉。語多合意。嘗謂曰。君其澄之不清。  
撓之不濁者乎。余第進士。猥來見訪。至再。乃徵余言。  
請為別號。余知文彧者。將安辭。遂號曰古峯。嗚呼。鑿  
破混沌一派。世道萬徧日。茲吾嘗高卧北窓之風。想

無懷葛天之民。慨身世之既遠也。及道西華玉井。覽其峯高寒竦人。由是又南望匡廬五老。巢入空冥。氣含鴻濛。雪落太古。乃登羅浮七十二峯。於飛雲之上。別來嘗夢想斯境。梯石磴。披蒼翠。浩歌煙霞深處。與華胥氏往來。不知有人間也。則文或之古峯。亦此類也。耶。然文或世族西江。漢唐聲華。今益顯家地之古矣。標支野鹿貌之古矣。太羹玄酒文之古矣。余所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其心之古。然則文或之古峯。將凌太虛。入廣漠。而求之無何有之鄉。奚俟吾言。

贈左先生序

大復集卷三十五

四斐羅三月九十一

左君以大理寺副擢山西按察司僉事。時師君亦以刑部員外郎擢江西按察司僉事。二君者同鄉也。其擢也。鄉人及其同官者咸寵之。或曰二君之用也。以法家也。語曰。處山善樵。處河善漁。二君之於法也。左君善平。師君善鞠。或曰匪獨二君者然也。今之用官也。皆然也。今天下二司布政。則以錢穀之吏為之。而按察則選於習文之家。何景明曰。不然也。在選才爾。若論其家何官也。苟執事之不察。吾懼其責名而亡實。拘噐而遺用也。舟之於水。車之於陸。不相通也。然造舟車者。弗能舍木也。是故察之舟。而櫓檝檣柁者。

曷一非木也。故木良可以為舟車矣。夫器完而神注則立周而用精。故耳之職曰聽。善聽為聰。目之職曰視。善視為明。然聰明者匪耳目也。皆神之為也。故君子全其神而用之。可以通天下之事矣。夫左君善平師君善鞠。是一君之職也。廣之其才。曷往弗善也。二君履夷歷艱。備嘗通塞。是天之多其才也。出為臬為藩。入為臺為省。為將為相。咸由此矣。

贈趙君士器序

余官於京十五年。其閱鄉之仕郡縣者數十人。或起或沮。或全或壞。始也不知其著。而其微居可知矣。諺

大復集卷之二十五

五裴君百八

曰。地知稼。小知大夫。基事者莫如志。鼓動者莫如氣。風也。盪於天。雷也。奮於地。山石至固也。松栢干之而

出氣。則使然也。孰能遏之哉。大抵吏之沮而壞者。咸

不知職。而顧於官。不憚已而忌於人。不知職。不憚已

則慮不一。而志渙。顧官而忌人。則多畏。而氣不伸。故

內有得失利害。以變其心。外有威福毀譽。以折其勢。

勢折於外。而心變於內。則業不精。而行罔功。惟知職

而憚已。則職為重。官為輕。已為內。人為外。是故務約

而心暇。事成而身不失。夫臬翔於屋。雞伏其雛。吏之

命職也。為事者殉事。為民者殉民。古之吏也。今也隳

其職以崇位以民冒害而覆其身夫志氣者不可以無輔也是故必才以濟之識以明之德以經之義以紀之故剛不暴而勇不亂四者志氣之輔也趙君士器通判保定府有治績治上考功部績第一士器弘治辛酉舉河南省其同年選而為郡縣者十數人或沮或敗士器官獨成且起矣士器之治也剛而易勇而能遜辨達而不避其所由於志氣者遠大矣

### 贈許汝登序

許汝登先生為進士初令樂陵大盜之起也山東莫不守將威於鬪或奔樂陵完令有禽伐大盜遠之功

大復集卷三十五

六 林 初 三百字

名勃如也乃陞樂陵令為兵備僉事兵備三年赴考功部奏上考予嘗問兵備何以能禽守也曰有技乎曰弗能彎弓曰有力乎曰弗能躍馬予嘆曰是知兵計矣是以能禽守也兵備復任鄉之士大夫曰兵備奏上考甚寵請子之言加兵備也景明聞之負有為之具者篤不求之志夫能求之士匪能為者矣語曰富賈坐室貧賈遊市夫玉必生於無人之山珠必產於九仞之淵然而為重器而至國中者非珠玉之能求於人也西子不窺戶而布幣盈門求之者衆也硯硤自懸魚目屢造醜女多媒天下有為之具四藝著

曰才行著曰德勞著曰功聲著曰名是故守用所以為急也蓄得所以為重也慎伐所以為嘉也保譽所以為望也夫任使爵位所以加於才德功名者也求而得不求而失勢之所必有也是故利害形而心移夫才勝使德勝任功勝爵名勝位必不求者也賤也而人貴之辱也而人榮之使勝才任勝德爵勝功位勝名必求之者也貴也而人賤之榮也而人辱之夫不耻于而羞於者衆人宜之才德功名之士可以需人之求而非可以求人者也兵備天亦才德功名之士也子弟患夫求之者之不至也

大復集卷之五

七

贈南雄判俞君序

俞君公濟判廣東南雄府陳大理曰君起於貢為佐郡父負而深蘊厥施必大請余言贈焉余嘗聞劉大司馬之為廣東伯也順德令吳獻臣伯常引與坐論謫吏鄒汝愚伯上客之伯也善下下矣而令也謫吏也安其禮有與任之有見列之夫先王之時懼天下之塞情而隱賢恒徹其所蔽限者故崇高則畧之富貴則損之使人人抒其意而盡其才是故先王之時吏也直其道不辱其身忠其職不卑其位維名與資今之所為蔽限者也名也標聲資也階勢崇虛而實

或不徵升庸而超俊或格是故聲日張而勢日懸公  
卿廢禮士之文牧守靡察民之實是以官屈而吏以  
調困以此一下上而通天下是以難也夫受揖則立  
受跪則坐吏之自處也重其身以求而求勿浚也脩  
其事以見而見勿皎也執已卑來陵也居太柔取藉  
也是故必高其節而遜出直其志而平施古者學之  
有術守之有力行之有方皆先守乎已者也夫定取  
舍也以制得失定好惡也以制毀譽定是非也以制  
從違定行止也以制進退是故上交不諂而下交不  
瀆故名也者弗世榮辱而資也者弗能崇卑也傳曰  
君子非其人不又故不知其人考其師友焉俞君師  
章司成而友大理其所從有淵源矣

### 贈胡君宗器序

余黨士胡君宗器性爽而敦勤而濶度詳謹而無隱  
情辛酉舉於鄉今年選保定府通判不治府主理邊  
之芻糧次於懷來七倉屬焉國家之儲此邊是重  
故以部司專紀而五判分受其約兼督之者有守有  
撫有按有監司給納之者有權門有貴家有戚里有  
世族有豪商有富賈聽稅之者有倉吏有場吏有吏  
胥有兵隸有車人有攬戶有管庫之廡器有衡有量

有石文有委獄有受訟判也亦難矣臨者取若伺者  
干者赴而白者來之沓沓畏之惴惴沾然緣然錯錯  
然若風雨之至也雲霧之交也矛戟之衝也機括之  
發也若川委而疇布也於是乎無備無宰無識無籌  
無政莫之應而立也夫衆令而汎從則遺衆勢而流  
悅則委衆蓋而闇受則罔衆數而煩覆則眩衆辭而  
滯理則叢是故共者承衆令也剛者折衆勢也察者  
徹衆蓋也約者舉衆數也通者肆衆辭也夫致慮而  
圖全者患之防也任而弗却視者事之隙也夫瓜繁  
必摘鵠張必寸舉火者寇遁測井者投石道河求通  
也疾掘則壅故夫而曲意則極之者至矣剛而樹標  
則摧之者至矣察而示明則掩之者至矣約而疏中  
則實之者至矣通而速成則塞之者至矣夫水之源  
潔也可以浮衆舟而不沉可以滅炎燎可以鑑可以  
一分可以決重隄之障而轉千仞之石故蒞官之要  
則莫要廉以修其身也廉以脩其身則心靜則氣直  
則視燭則計精則才達

贈向先生序

夷陵向子粹行敦質好學而秉禮河南何子珍其人  
焉向子為地官郎善於其職遷守廬郡行也謂何子

曰予欲子言之也何子曰唯唯予見子之履禮也禮也者理之敘也其道也卑非知崇則莫達夫物鉅曠者弗以細扁遺淺求而浚通明罔以幽隔故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五帝三王踐其理而示其事仲尼識其事而示其理事實而易理虛而有形者方也神者無不在也形神弗二故微著一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故曰禮始諸飲食夫君子之為人上也使其更程而民矩也貴承也而弗以屈節承也貴親也而弗以回德親也直內而順於外敬立而行其恭夫然後上下則也故曰君子揖私朝輝如也登

車則有光矣君子之治也設其綱紀而有其目與民守之誥朝在門夕於野功不可以躡取也分不可以踰得也故曰嘗遠食必順近食夫賤市者為售也故君子下也而人高之非求高而下也虛也而人實之非求實而虛也有功也而人德之非以功求德也是故君子之脩也盡諸躬而已設地而懸望焉君子耻之故曰徒坐不盡席尺夫才盛者亢其志名高者危其身享厚者盈其量是故君子才也思抑名也思藏享也思約故曰君子之受爵也一爵而洒然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夫仁生之義殺之禮

辨之智藏之故春生秋殺夏辨冬藏天之四時也四時之道具而安其序故歲弗變而日新是故慮善惟動也動惟其時也美而無當弗足美也故曰玉磬必擊大琴必張嘉肴必食夫幾者時之會事之發也制其幾發其事會其時則莫若斷蓋賁之力罷於累試由基之巧廢於百發弗斷其幾也故曰日中乃暴操刀則割是故禮也者通於晝夜貫於天地格於人鬼者也是以君子貴履禮也向子於是再拜曰敢不承子之言何子復拜曰子之命也敢不告

贈楊靜之南歸序

大復集卷三十一

十一

靜之先生學於鄉貢於國卒業於監歷事於臺乃銓於選部而歸省以需政焉歸之日友人集送之嘆曰嗟乎子今也始見天下事矣昔之人曰不出戶知天下此為說也已使余於鄉也弗於國於監也弗於臺則於天下也何以見之哉今也予始見天下事矣向之言不可行者未必不可也其可行者未必可也情有所難徑而勢有所難格意有所難通而理有所難會耳與目異也身與心方也故曰民與士不同論匹夫諸侯不相謀此誠然也何子聞之曰靜之其有得乎夫天下有巨有細有常有變有常常有變變有巨

巨有細細有巨而細有細而巨有常而變有變而常故鑿一戶者昧四方之遠專一節者失三時之利帆海者不知山駕陸者不知水飲冰而寒者不知嚮火之焦天下之事其藏也一其見也不一其趨也一其散也不一其見也散也不一也故君子多其見聞焉廣其思慮焉悉其履蹈焉其藏也趨也一也故君子約其見聞焉精其思慮焉矩其蹈履焉理貞也事情也貞者正其體情者幾於動也體非正不立幾非動不行是故學而卒業者尚本也貢而歷事者達用也教以成士政以資官厚其身而周其知夫然後可以

大復集卷之三

十一

是天下而無行不之美靜之其有得乎

送孫處州序

郡守孫先生懋仁以吏部例舉為處州府同知其視郡凡有三年也申人宜之而難其去我相與送之上其長老薦紳又言是遷迺郡吏者恒格不超歷有赫非所以尊異良吏勞動勸善也咸噫惜不能亮其景明奉爵進曰維斯遷也迺吾所為先生慶者諸長老薦紳顧弗覩也自吾長凡吾郡之守更者幾矣不三考不得輒徙因仍玩久與民吏耳目相厭刺刺不能其繁逮其徙去固已奄然倦矣先生在郡始為三

歲部始為一考其政軌民尚有不盡究習猶鼓作莫  
敢緩悅而志氣展布方堂堂向殷富即起而置之鉅  
地登之州邑之上視他昔守者不可以謂無尊異也  
然先生偉男子也吾嘗見為吏者矣慎者多畏不能  
有所震烈寬者多留不能有所辨達是曷用寬慎也  
先生處吾郡與武衛肩立彬彬比勢抗干沮衝折而卒  
能行其威事之瑣絮旁羅不為曲慮不為周防以才  
任之而莫為所變亂以失其措執是以行亦無少遇  
挫衄以至於今徒官意是則偉男子也偉男子被是  
遷故長老薦紳憶惜弗以為尊異也然吾聞適千里  
者百里一息適萬里者千里一息不亟進則所至者  
遠也鵬之將圖南也必直上九萬里則風在下而南  
圖易矣府之同知視州之守位則為高事則為簡高  
則足以尊其身簡則足以節其力先注遠造斯乃有  
地也於是長老薦紳曰如子之口可以慰矣送行當  
有言其緝是語書之

送蕭文或分教臨川序

制士貢入者願祿仕則以學職請禮部彙試而去取  
之迺復試於天官士取加詳焉然後進之大廷  
天子躬臨試之取其堪任者下之選部蓋獲名於禮

部試者十之六七焉。獲名於天官試者十之四五焉。獲名於廷試者十之二三焉。予鄉蕭君文或願就茲請歷三試俱獲名優列於是。領臨川訓導抵行鄉之好於君者咸致儀為慶。張祖為餞。徵予以言。贈予以君又厚。雖不徵予以言。固將有所告焉。夫君之是請古所謂辭尊居卑者也。然師儒之義大矣。非闕楨之司可同也。故試之屢而選之重且難如此。獨悲令之任是者不知所以盡職。舉其重且難者而自輕忽之。甚者所鼓坐堂上。呼喚生揖。弗來者弗詰也。夕鼓反室與諸生飲酒。虞然弗忘也。諸生腆物來者禮之弗

來者怒之。業之惰勤弗察也。監司視學者至入其室。寥然不聞絃誦。閱其士。驚然揖讓不就。列考其程課。漫不即敘。誅其弛職。則自謂曰。吾官卑。吾齒邁。苟并斗私。吾妻孥爾安所為哉。否則又曰。吾盡職。士弗率教也。咸若時。天下之學職廢矣。夫教人者視其所自教。古之所謂師儒曰。以賢得民也。曰。以道得民也。古之所謂教曰。考其行也。問其業也。是故古之人賢著矣。迺考行道立矣。迺問業行。則進其良。糾其有弗良者已矣。業則簡其修。董其有弗修者已矣。故自教者二曰。賢曰道。教人者二曰行曰業。賢曰著。道曰立。行

曰良業曰修盡是四者其教明矣君夙有聞於鄉博學明儀其量淵然其行敦然其堪是任無疑也且其業於庠也久歷於師也衆凡所以自教及所以教人者固習見而熟聞者矣後有稱教明於臨川者必君之功也

### 壽闈定峯兵憲序

定峯先生以十月十七日為初度之辰諸生既請于詩壽之復各為詩以送遂成卷焉諸生又請曰必序其詩而卷斯成矣何子曰諸生何以壽先生也王錫進曰吾聞之壽祈諸天者不若徵之人也夫人之可徵者莫若功與德與言已耳今先生西寇之于是有軍旅之功也書院之建是有惠士之德也而文詞誨訓是有彛言也徵之人以為壽者曷以易茲也是則先生之壽者乎何子曰然夫功則利博也德則被深也言而文則行遠也夫博則天厚之矣深則天大之矣遠則天久之矣故謂之壽諸子曰子之言廣錫意矣可以壽先生矣可以序壽先生之詩矣

### 贈李仲良者老序

凡郡縣鄉有老設之為一鄉所平者也皆以長厚有識達者為之其任在於責科勸事并和爭道訓謹

斗而已。今歲弗熟，自汝以南，數百里，盡死。中民以下，爲食所窘，起而竊掠。昔之宿寇鉅盜，相與乘發，助匿熾，弗可已。民大動擾。於是藩司下令州縣，鄉各置一老，使任捕詰。雖非典例，亦便宜所可舉者也。特子鄉以李仲良舉。是役，其辱仲良者，吳抑之氏。彭寬夫氏。爲仲良見子，曰：仲良舉是役，吾鄉所賴以弗擾者，衆皆爲賀。而願子有以告之也。子聞仲良之鄉，矯矯弗且爲惴歛，能與人任事。鄉人素所豪傑者也。其爲是役，吾弗患。良弗能也。慮仲良涕慎，可攘盜。本以安輯良者也。苟弗真，則弗能。不妄有逮也。有云：逮良猶治溫而加之水，收瘵而附以薪，其爲害倍。鷹犬韜而養之，利其能搏野鳥也。苟搏於家，使雞犬弗得寧，則必去之。寧失野鳥，弗及雞犬也。是故仲良弗可以弗慎焉。能慎則能弭害，能弭害則天必賞以福。是故仲良不可以不慎焉。於是押之寬夫曰：斯言固仲良之所明者也。書之，俾仲良弗忘。

